



1974年的阿拉法特



1968年的阿拉法特



1988年的阿拉法特



1992年的阿拉法特



1993年的阿拉法特

寻找阿拉法特的灵魂

在阿拉法特病倒的几个月前,美国《外交政策》记者马克·佩里最后一次见到了他。这次见面让马克·佩里明白,阿拉法特不久于人世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阿拉法特逝世9年之后,阴谋论的乌云依然飘荡在中东上空。

半岛电视台公布了瑞士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报告倾向于支持阿拉法特死于毒杀。这让马克·佩里忍不住拿起笔来,重寻那已尘封在记忆深处的灵魂……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

寻找肉身 与阿拉法特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最后一次见他在穆卡塔,那是阿拉法特设在拉姆安拉山顶的“司令部”,时间是2004年8月,3个月后,他就法国一家医院去世。当时,我从东耶路撒冷下榻的酒店出发,一路成功穿越各种关卡,抵达穆卡塔见到了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那不知疲倦的个人助理纳比勒·阿布·鲁迪内在他雇主的办公室外面和我打了招呼,并让我在连接阿拉法特办公室和巴勒斯坦国会的拱形走廊里等一会。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环境,因为拱形走廊是一个暴露在外的位置。此前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阿拉法特一直被以色列的坦克软禁在办公室内。自2002年年底以来,我要想见阿拉法特就必须小心翼翼地躲开这些个庞然大物,还必须要时刻警惕暴露在暗处的以色列狙击手。

我第一次访问阿拉法特是1990年在突尼斯,他读了我撰写的一篇文章,文章报道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起义以及以色列的一些情况。他很喜欢这篇文章,于是对我发出了邀请。我们似乎从第一次见面就很投缘,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们越走越近。

时间回溯到2002年9月,根据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的命令,以色列的坦克和推土机几乎铲平了

阿拉法特的办公室,与此同时,以军狙击手还在朝办公室内开枪。阿拉法特和最亲密的助手被困在里面,几乎死去。阿拉法特后来告诉我,以色列狙击手的子弹已经打到离他头盖骨只有几英寸的地方。“但我仍然在这里!”阿拉法特说。对于他来说,这似乎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正当我回想往事时,阿拉法特从走廊的尽头处走来,脸上挂着兴奋的笑容。他朝我挥舞着一个小相机。“你看这个,我的朋友。”他一面说一边拿着相机给我看,指着相机上的“数码功能”按钮。他的表情充满了自豪,这是他75岁生日一周之前收到的礼物。

“看这!”他一边说一边把我带到西边一个打开的门口处,然后按下了快门。“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它,在照片还没拍之前你就能看到照片的样子。”他指着相机的显示屏说,对于这项技术发出由衷的赞叹。

加布里尔·拉朱布负责阿拉法特的安全保卫,我和他以前只见过一次面。这时他走到走廊里,用狐疑的目光审视着我,但阿拉法特让他放宽心。接着,阿拉法特做了一个我从前没见过的动作——他抱住了拉朱布,抓住他的头顶,并且侧过身子来,作势要咬他。拉朱布非常高大,但阿拉法特似乎完全

主宰了他。阿拉法特打开了拉朱布的下巴,他的牙齿露了出来,然后阿拉法特大笑了起来。

人的精力不可能一直旺盛下去。当我们离开走廊,走向他的办公室时,他显得弯腰驼背、分外疲惫,他是拖着脚步回到办公室的,中间还停了两次。而当我们在会谈时,他的眼睛一直盯着远方,似乎身在别处。

仅仅一个小时,阿拉法特就结束了我们的见面,因为他感到疲劳。“我要去睡觉了,”他说。我曾亲眼目睹他从一大早开始连续几个小时和他的助手交换意见,他的耐力简直是个神话。但是这一次,他站起来一句话没说完就突然离开了房间。这对于一个一贯注重礼仪的人真是太反常了,客人还在场呢。

看着他低头垂肩拖着脚步离去,我对拉朱布说:“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阿拉法特了。”

拉朱布点点头。但嘴上却说:“别那么说。他只是觉得有点不舒服,也许得了流感。”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我犹疑了半天后,还是反驳了他的话:“也许吧。但我觉得情况比这严重得多,他快死了。”

仅仅过了两个月多一点,也就是10月29日,阿拉法特去了巴黎看病。11月11日,他死了。

寻找死因 阿拉法特部下说他被下了老鼠药

本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公布了瑞士专家组对于阿拉法特遗骸的尸检报告,报告说在阿拉法特的遗骨里发现超量放射性同位素钋-210。科学家们在报告中谨慎地强调,他们的研究结果不是决定性的,但他们的研究“适度地支持阿拉法特死于钋-210中毒的结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阿拉法特死于暗杀的说法。几乎从他去世那一刻起,就有传说他是一个阴谋的牺牲品。阴谋论者甚至列出了一个嫌疑人名单:以色列摩萨德毫无疑问当其中,名单上还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他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很瞧不起阿拉法特),甚至连他最亲密的助手都被列入其中,因为在他助手的眼里,他已经成为了实现和平的障碍。此外,约旦国王侯赛因也不喜欢他,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侯赛因提到他时经常称

他为“拉姆安拉的那个小混蛋”。钋中毒?这是有可能的。我不是法医,没理由质疑瑞士医生的调查结果。但至少对报告中的一点我是不能信服的:报告中质疑为什么“整体健康状况良好”和“没有任何特定风险因素”的阿拉法特会突然生病并很快死亡。难道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在我们生病之前,我们一直都是很健康的。

当然,这不是阿拉法特第一次病倒了。1994年,他曾经在突尼斯差点病死,他的几个最亲密的助手担心他得了肺炎。他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但从没告诉外界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记者被告知他只是得了感冒,但似乎不是真实情况。而在那之前一周,阿拉法特曾经因为1979年落下的椎骨问题住进突尼斯一家军方医院4天。

阿拉法特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从不吸烟,生活很节制。

然而,我说的这些并不能得出和瑞士医生的报告相反的结论。尽管报告中的表述小心翼翼,但报告仍被那些始终相信阿拉法特非正常死亡的人们视为明确的证据。但假如阿拉法特不是被放射性同位素钋-210毒死的,还有别的说法可以解释得通吗?

哈尼·阿尔·哈桑曾经是阿拉法特的内政部长,在阿拉法特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比其他任何人更接近阿拉法特。2007年夏天,阿尔·哈桑告诉我,他怀疑阿拉法特服用的用来制止手部颤抖的药被加入了一种抗凝血剂,主要被用来对付老鼠,大剂量的华法林可以引起大出血。阿尔·哈桑的说法并非无稽之谈,巴黎一名给阿拉法特治疗过的医生说,阿拉法特曾出现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现象,这是一种不明原因感染造成的凝血性疾病。

寻找灵魂

革命者不会死在病床上

我和哈桑是在约旦首都安曼的一个屋顶酒吧见的面。他告诉了我阿拉法特在拉姆安拉最后几天发生的事。阿拉法特是2004年10月12日突然病倒的,此时离他死亡大概还有4个星期。

“他当时在对一批宗教领袖进行演讲,”哈桑说,“我知道,他在演讲开始之前就病了。他演讲时我站在附近,演讲进行到一半时他朝我点点头,于是后半部分由我接着讲下去。他突然就病得很厉害。我的第一反应是他被人下毒了。”

“谁干的?”我问道。阿尔·哈桑耸耸肩:“他们。他们弄到了他的药,然后下毒。他并不是没有敌人。”

我继续追问,但哈桑不仅拒绝推测真凶,还对传言中的那些嫌疑人嗤之以鼻。

“阿拉法特的那些助手?”

“当然,”他讽刺道,“他们做到了,而且做了不可能做到的事——一直保密。”

“以色列摩萨德?”

“以色列人希望他活着,”他解释说,“他们需要一个人不和我们和谈的借口,阿拉法特就是这个借口。”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儿子不是父亲,”他回答,“就是他父亲哈菲兹也不办。”

“美国中央情报局?”

“如果这是真的,”他说,“这条新闻早就出现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上。”

“那真相究竟是什么?”我问道。阿尔·哈桑犹豫了好一会儿,内心充满了矛盾。他是极少数参加过武装斗争而幸存至今的巴解组织领导人之一。可悲的是,事业仍未成功,其最有力的领导人已经躺在拉姆安拉的坟墓底下。

阿尔·哈桑在犹豫什么?其实,他很难说出口的是,阿拉法特必须死在前线,就像他的很多追随者一样,他必须是一个烈士。他必须是被暗杀的,他只能是被暗杀的,他怎么能有其他死法呢?

革命者是不会死在病床上的。哈尼·阿尔·哈桑从阿拉法特组建“巴勒斯坦学生总会”时就追随着他,一辈子也最尊敬他。

“他是一个献身于事业的人,也是我的朋友,”阿尔·哈桑说,“他所希望得到的,远比成为一个烈士更多。这件事的悲剧不在于他是被暗杀的,而在于他不是被暗杀的。他死了,像你我等平常人都要经历的一样——他老了,他病了,他死了。”



1994年的阿拉法特



1996年的阿拉法特



2003年的阿拉法特



2004年10月28日病中的阿拉法特,他不久就去世了

相关阅读

技术分析瑞士调查报告

2004年10月12日,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突然身患重病。呕吐和胃痉挛无情地摧残着这位75岁的老人。

当年11月11日,阿拉法特因中风后引起的脑内出血死在法国,致命的病因从未有过争议。但是阿拉法特死于谋杀的传言甚嚣尘上。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决定调查这些传言。他们请瑞士的一个实验室检测阿拉法特的遗物,这些遗物包括衣服、床单、内衣和头巾,检测的目标是毒药。最终,在瑞士人的报告中,出现了放射性元素钋-210的身影。

有趣而奇妙的报告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个分析报告是有趣的,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奇妙的。

说它奇妙,是因为阿拉法特生前并没有出现急性辐射综合症的典型症状。他没有脱发,也没有出现白细胞下降所造成的毁灭性的骨髓损伤。事实上,他的白细胞数量上升,这是感染而不是放射性元素中毒的表现。

说它有趣,因为钋-210已被认为是杀手使用非常方便的利器。这个放射性元素可以释放出不能穿透皮肤的 α 射线,这样他可以被杀手安全携带。它无色无味,所以可以被放入食品和饮料中而不被发觉。一旦进入人体,这些 α 射线会有效地杀伤和破坏人体内部组织和器官。

用钋杀人有先例

使用钋-210杀人最有名的例子是2006年俄罗斯前特工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在伦敦被杀一事,他在和一对以前的警察同事夫妇一起喝了点东西之后就中毒了。杀手显然在他的茶几里加了这种放射性元素;他在几小时之内就发病了。

钋-210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元素,但要想搜集到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分量,就必须通过工业生产。比如从用于生产核武器的反应堆中提取。目前已知的提取钋-210的国家有俄罗斯、美国和以色列。

不过,阿拉法特的案子和利特维年科的案子还有一个关键的區別——时间。钋-210是铀衰变链中一种高活性的元素,其半衰期只有138.4天。当年调查利特维年科的案子时,他的身体内检查出钋-210不奇怪,但是阿拉法特已经死了9年,如果当年他是钋中毒,那9年之后,钋元素也该衰变得差不多了。这意味着,瑞士报告中发现的钋-210应该是以间接方式发现的,要么是通过钋-210衰变所产生的剩余能量的测定,要么是通过钋-210衰变所产生的最终同位素——铅-206含量的测定。

查出超高含量钋-210

去年7月,半岛电视台公布了瑞士洛桑放射物理研究所的测试结果,表明瑞士科学家已经在阿拉法特的衣服和其他物品中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钋的旁证。因此,阿拉法特的遗孀苏哈和巴勒斯坦政府同意开棺验尸。验尸由半岛电视台邀请的这家瑞士实验室、巴勒斯坦政府邀请的一家俄罗斯实验室以及独立机构邀请的一家法国实验室共同进行。三家实验室分别取回一些阿拉法特遗骨,查看究竟有无钋-210残留。

几天前,俄罗斯实验室暗示没有找到毒药的痕迹,很快这个说法被实验室收回。11月6日,半岛电视台公布了更确凿的证据,瑞士实验室的报告显示,在阿拉法特的遗骨中,特别是一些小的肋骨上,检测出18倍于正常

水平的钋-210,他的遗孀在卡塔尔宣布自己相信这是一起“政治谋杀”,并发誓一定要抓到凶手。虽然苏哈在声明中并没有特定的指责对象,但11月8日巴勒斯坦官员指责以色列策划了对他们已故领导人的谋杀。

追查凶手当然没有错,但人们更应等待法国和俄罗斯的调查结果出炉。毫无疑问,从科学角度来看,这件事很复杂。就连瑞士实验室自己的报告也说,他们只是“适度”支持阿拉法特中了放射性毒物的说法,但是结果并不“确定”。

钋超标的其他可能

其实,人们从一开始就应该谨慎对待半岛电视台公布的报告。去年半岛电视台宣布在阿拉法特的衣服中发现钋-210时,就有人撰文指出,衣服上的钋-210也可能来自环境因素,比如,香烟。有人说阿拉法特不抽烟,但这并不能阻止他所身处的环境有人吸烟,从而导致他的衣服上含有钋-210。

好的科学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半岛电视台公布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瑞士科学家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暴露在吸烟的环境中可能会导致人体内的钋-210含量超出正常水平一倍,这和他们发现的阿拉法特骨骼中18倍于正常含量的钋-210的情况不符。

仔细研读瑞士研究所的报告会发现,瑞士研究人员还考虑了可能影响检测结果的一个因素,就是坟墓中的氦气,钋和铅都处在氦的衰变链上,由于阿拉法特尸骨已经被埋在坟墓中9年,氦的衰变极可能导致其尸骨中的钋含量增高。不过瑞士研究人员认为,如果是这种情况,阿拉法特尸骨中的钋应该分布均匀,而不应该集中在某一处。

依然倾向阿翁死于谋杀

所以,在11月7日的发布会上,瑞士科学家强调,他们仍然认为,阿拉法特遗骨中检测到的超高含量的钋元素,故意摄入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意外摄入的可能性。这不是一个十分充足和强硬的结论,但依然倾向于认为阿拉法特死于谋杀。

新闻发布会上,瑞士研究所负责人弗朗索瓦·博舒德说:“我们的调查结果适度支持毒杀论。我们能排除钋中毒是死因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是。我们能够确定钋是致命原因吗?答案也是否定的。”

结果?也许就是没有结果

瑞士研究所的报告带给人们一个问题:除了可能的中毒论,除了用于法庭陈述的不确定性,这份报告将把我们带向何方?没人能够排除毒杀阿拉法特的阴谋论。鉴于以色列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一贯的无情做法和它可以提炼钋-210的事实,以色列谋杀了阿拉法特的论调起码听上去是合理的。

但即使阿拉法特最终被证明是被谋杀的,恐怕也很难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巴勒斯坦的新闻发布会只是在指责以色列,并没有提供新证据。现在人们正在期待俄罗斯和法国两家实验室公布的调查结果,想知道瑞士的研究结果是否会得到确认,如果得到确认,事情会向何处发展。

对于阿拉法特死因的调查起于谣言和猜测,但那些想要弄清真相的人恐怕最终会失望,对于阿拉法特死因的调查恐怕要终止于更多的谣言和更加难以捉摸的猜测当中。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